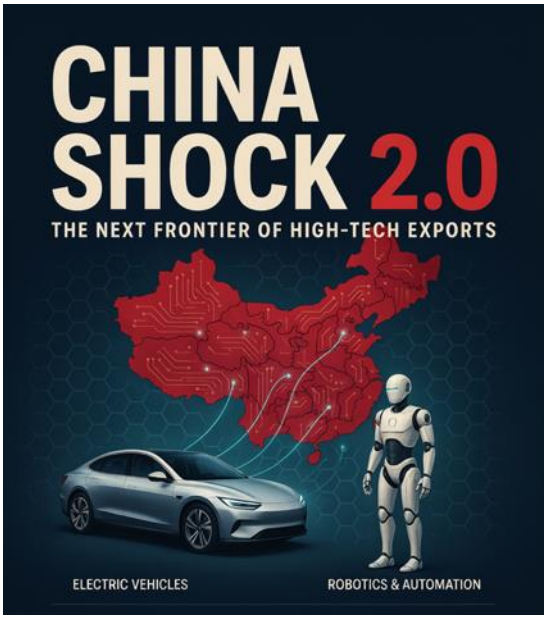
放眼世界

中國與西方的貿易摩擦：個體消費者的短線利益與整體社會的長線調整成本

-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中國衝擊2.0

雖然世界各國都採取措施阻止中國商品湧入自己市場，但似乎徒勞無功。2026年7月，中國整體出口同比增長23.9%，其中對美出口亦同比增長約17%，當月貿易順差達1,125億美元。若目前趨勢持續，中國今年的貿易順差很可能會超過去年1.19萬億美元的紀錄。



事實上，中國的內銷市場疲弱，企業陷於內卷和產能過剩，現在必須倚賴出口去托住自己低迷的經濟。

美國的關稅及其他限制措施明顯壓低了中國對美出口的累計增幅，但尚未阻止中國商品重新反彈。但歐洲的隱患更為嚴重，在過往的「中國衝擊 1.0」時期，中國主要出口廉價、勞動密集的中低端產品，與歐洲企業形成互補關係（例如歐洲向中國出售機床設備與汽車，換取紡織品）。但「中國衝擊2.0」已經成功地進行產業升級，直接在汽車、電子、機械設備和綠能科技等核心產業挑戰歐洲。德國今年上半年對華出口下跌逾12%，從中國進口則增加8.9%，對華貿易逆差擴大至約550億歐元，德國是歐洲製造業龍頭，但現在每月正流失約一萬個中高收入的製造業工作崗位。

經濟學人批評中國產能過剩

這種衝擊當然會令歐洲人感到焦慮，無怪乎今年八月初英國《經濟學人》發表了一篇充滿挑釁性的文章，題目是：〈中國不會為產能過剩道歉：其工業政策是基於一個簡單的原則：強權就是公理〉。根據《經濟學人》報道：中國商務部近日發布一份詳細文件，旨在反駁外國政府與經濟學者對其「過剩產能」的指控。

一方面，該文件透過探討全球生產格局的動態轉變、過剩產能定義的模糊性（如美歐工廠亦有超過兩成產能閒置），以及強調中國企業憑藉技術創新、產業集群與國內激烈的競爭環境來降低成本與提升品質，展現了具說服力的論點，並指出中國的製造與技術大幅降低了全球太陽能及風力發電的成本。

然而，另一方面，文件卻刻意忽視了國家政策在其中的主導作用。中國企業能維持極低成本並非純粹的市場結果，而是政府推動科技自立自強等戰略目標下的產物。當中國為了取代進口而建立起龐大產能時，這股產能也順勢主導了全球市場，例如在達成造船零組件自給率八成的目標後，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造船國。此外，商務部的文件在討論政府補貼時僅聚焦於直接補貼，避重就輕地忽略了公共投資、廉價土地、優先採購國產商品的法規，以及因社會安全網不足導致高儲蓄率等深層制度性支持。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一個產能長期遠超國內需求、極度依賴外部市場的工業體系。

《經濟學人》形容這種由中國列寧主義式的「發展型國家」所推動的「全方位產業政策」，使外國企業需要對抗整個國家機器的力量。面對中國在各領域的工業主導地位，美國與歐洲雖嘗試透過關稅、供應鏈重組及振興本土製造等方式應對，但依然面臨中國在稀土等關鍵資源上的壟斷困境。這份反駁文件的背後實則揭示了一項冷酷的現實：其他國家難以有效反擊，中國的工業實力正決定著全球產業的格局與規則。

環球時報反駁帝國主義霸權



中國官媒《環球時報》在翌日作出反駁，指責西方要求中國道歉的心態是「帝國主義霸權心態」，邏輯形同「好東西只能屬於我，你有了就是罪」。該報指出全球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的需求距離飽和還很遙遠，西方炒作產能過剩實則是為了保護自身落後的夕陽產業。此外，《經濟學人》的指控引起中國人的強烈反彈，有網民嘲諷說，如果中國需要為「產能過剩」道歉，那麼美國也應為龐大國債和軍事霸權而道歉。環球時報並且表示，諉過於「產能過剩」只是「披著學術外衣的政治工具」，倘若大陸產能真的不利於全世界，為什麼全球企業和消費者對大陸的產品趨之若鶩？

一方面，《環球時報》的反駁的確具有一些理據，例如特朗普政府自己主動放棄再生能源，將整個市場拱手讓給中國，中國無非把握這機遇；但另一方面，「產能過剩」只是病徵，背後還有許多爭議性的議題而導致貿易不平衡，例如中國政府大力補貼本土企業，

對外國企業採用「養套殺」戰略、侵犯知識產權、操控人民幣匯率、利用種種壁壘保護本土市場……等等。但無論如何，《環球時報》提出了一個有力的論據：這是外國企業和消費者自願的選擇。跟從前中國輸出革命不一樣，現在中國輸出產品和服務並沒有採用強制手段。

個人的短線利益會帶來整體的長線問題

這帶出了一個問題：外國企業和消費者是否作出慢性自殺呢？吊詭的是，從短線來說，購買平價的貨品會帶來經濟效益，是理性的抉擇；但長遠來說，這做法又會否反過來吞噬自己呢？個別公司和顧客跟隨性價比原則好像是十分理性，但對整體經濟來說卻可能會帶來無可估量的損害。



1968年，生態學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發表了一篇題為《公地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文章，哈丁描述了擁有共享資源的個體如何出於自身利益行事，即使這做法違背了所有人的長遠利益，他們仍然繼續下去，最終耗盡資源。哈丁以一個村莊共享牧場為例：多位牧民在同一塊土地上放牧牛群，若果每位牧民放多一些牲畜在草地上，便會獲得更高的經濟效益，然而，當每個人都這樣做的時候，草地便遭到難以逆轉的破壞，最終所有牧民都失去了生計。雖然哈丁的文章是針對短線經濟活動對環境的破壞，但這個類比亦可以適用於貿易逆差對本土工商業的損耗。

經濟學中另一個名為「外部性」（Externality）的概念也與這討論相關，「外部性」分為正面外部性和負面外部性，在這裏我將焦點放在負面外部性，所謂負面外部性是指原本並未參與經濟活動或交易的第三方承受的代價，這種副作用並未反映在商品或服務的市場價格上，環境污染或職位流失就是負面外部性的例子，上面我已經提過環境破壞，以下例子是關於工作流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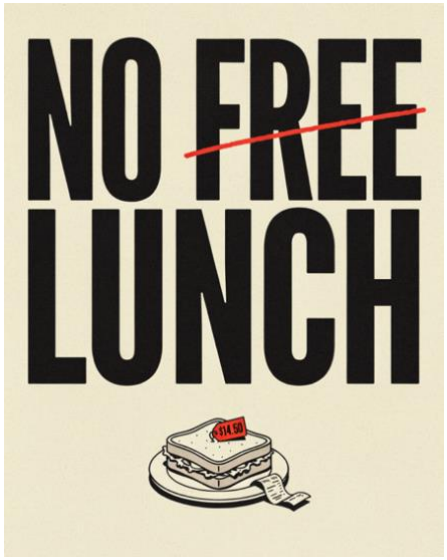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中國逐漸成為世界工廠，這是造成了美國產業空洞化的原因之一，中國進口商品大量流入美國市場，使中西部與東北部等傳統重工業集中的『鐵鏽帶』面臨工廠關閉、職位流失、人口外流與經濟衰退。從事白領行業的中產階級可以享受價廉物美的進口貨品，但許多失業工人只具備傳統藍領技能，難以直接轉入新興的高科技或服務行業，結果出現了「賤貨鬥窮人」的怪現象。這種不滿已經累積了很長時

間，難怪當特朗普振臂一呼，揚言要將製造業帶回美國時，他得到選民大力支持，不過，這是題外話。

值得一提的是：工人並不是完全與生產市場無關的第三者，真正的社會外部成本是工廠關閉後對地方稅基、附近商戶、房價、社區人口、公共服務及地方財政造成的連鎖影響。《環球時報》提出了一個直觀的反問：既然全球消費者自願購買，何以稱之為有害的產能過剩？然而，從外部性角度來看，自願交易並不足以證明交易沒有產生由第三方承擔的成本。

現在香港亦面臨類似的困境，由於中國內地的餐廳和店舖有較高的性價比，故此很多香港人選擇北上消費，北上消費成為香港餐飲及零售業承受的新增壓力之一，與租金、人力成本和本地消費模式轉變等因素共同作用導致了香港的結業潮，很多承載着市民集體回憶的老字號相繼關門大吉。個體消費者選擇了理性的行動，但從長遠來說，百業蕭條可能逐漸產生影響整體經濟的連鎖效應，到最後個體消費者可能會失去工作或者減少收入。

結語



「天下沒有免費午餐。」這是至理名言，希音（Shein）的時裝比同行產品便宜很多倍，但為什麼那麼便宜呢？是誰吸收了成本呢？深入調查希音運作的記者指出了供應商受到壓榨、血汗工廠、侵犯版權、貨品安全等問題。去年當希音在巴黎BHV開設門市時，法國的公民團體提出強烈抗議。不過，也有消費者歡迎希音，一位名叫尤安（Yoann）的顧客說：「我們的手機和筆電都是中國製造的，為什麼衣服不行？經濟不景氣，為何不可以讓大家有機會買便宜的衣服？」不過，BHV與Shein其後結束合作，事件背後涉及品牌定位、社會爭議以及商場本身的經營問題等多重因素。但主要原因並不是法國消費者權衡短線利益和長線利益，而是因為主打廉價時尚的希音和向來售賣高檔產品的商場格格不入。

讀者可能會反駁：「追隨性價比是人的天性，對捉襟見肘的家庭來說，難道你要他們買貴東西，從而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嗎？」其實，消費心態和行為並不完全是天性，當中也包含着文化元素，例如愛國主義。最明顯的例子是中國和日本，華為等中國企業和中國政府都鼓勵民眾購買國貨，日本更不在話下，外國貨品較難打入日本市場，因為日本人亦傾向於支持自己的企業。不過，西方人的想法很不一樣，若果政府向民眾宣傳以愛國主義

為本的消費模式，我相信會惹來極大的反彈。除非歐洲企業可以在創新和性價比上作出絕地大反攻，否則歐洲可能會重蹈美國鐵鏽帶的覆轍。

2026年8月9日

〈中國與西方的貿易摩擦：個體消費者的短線利益與整體社會的長線調整成本〉

原載於澳洲《同路人》雜誌

[更多資訊]